

“记住啊，这些闪亮，都是血和伤疤换来的”

——访 97 岁抗战老兵李长生



李长生获得的勋章



李长生擦拭老照片

晨光轻洒窗台，李长生吃过早饭，如往常一样，拿起《军事史林》杂志静静翻阅。这位年近百岁的老人，面容清瘦，眸蕴神光。往昔在他额头刻下沟壑，一道淡淡的伤疤若隐若现。

1928年，李长生出生于曹县韩集镇“红三村”抗日联防区附近的一户贫苦家庭。12岁那年，他和兄长与三位叔叔一起，一家五口毅然投身革命洪流。历经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戎马一生，多次荣立大小功勋。

“这些都是‘无价之宝’，要让后代永远记住如今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走进李长生家中，客厅已被布置成“微型革命博物馆”，满墙革命照片、文物和他的军功章。谈起抗战往事，老人目光立刻变得深邃。

“保家卫国，哪有‘害怕’俩字”

12岁，原本应是一个多彩的花季，一只脚已踏入青春，另一只脚还赖在童年。但李长生的12岁，却是家园被毁，满目疮痍。

“当年，我听说曹县大寨、白茅村一带八路军在招收战士，就立马去报名，央求参军。”目睹日军的滔天罪行，李长生满腔悲愤，毅然决定参军抗日。因他年小体弱，所以被分至兵工厂，成为一名兵工战士，生产手榴弹和地雷等。

“收复菏泽城的战斗，就是我配制的炸药。”谈起那段战斗往事，李长生老人整个人都洋溢着胜利的喜悦，脸上满是自豪，“给了10天的工期，但我们满是干劲，8天就完工了。”

当时日本虽已投降，但大批日伪军仍龟缩菏泽城内，我军决定采用坑道掘进和爆破战法，炸毁城南门，攻进城内。随着1945年10月29日的一声轰然巨响，菏泽南城门破，李长生和战友相拥而泣。

铁血征程中，李长生面对过无数次的生死考验。“我曾经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一次是额头，一次是腿上，最严重的是腹部那次，严重破开了胆囊，后来被切除。”李长生抚摸着额头伤疤，又掀起裤腿，疤痕狰狞如蜈蚣。

“您当时怕不怕？”

“怕？怕就不当兵了，保家卫国，哪有‘害怕’俩字？”老人洒脱一笑。

“军民间的鱼水之情，是最令我感动的”

“严明的纪律，让八路军迅速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李长生回忆，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有“三不准原则”：群众不在家，开门就犯法；过路不住房；喝开水要付钱。

在烽火连天的岁月里，李长生亲眼见证了军民之间的深厚情谊。八路军空闲时，会帮助当地百姓担水锄地；每当部队经过村庄，乡亲们总会亲切地喊他们到自家吃饭，八路军则笑着摆手拒绝，不拿群众一分一毫；有些群众甚至冒着生命危险，为部队传递情报，掩护伤员。

“记得有一次，我哥在战场负伤了。为躲避敌军搜索，老百姓把我哥藏在了自家的柴火和高粱秆里，精心照顾。”李长生回忆，“没有他们的帮助，我们可能都无法活着回来。”

说到这里，老人的眼中闪烁着泪光，是对那段峥嵘岁月的深深怀念，也是对军民鱼水情的无限感慨。

“看着强大的祖国，我也圆梦了”

“以前是真苦啊。吃不饱、穿不暖，装备更是比日军差太多了。”李长生唏嘘。那时候他的梦想，一是赶跑侵略者，第二就是国家富强、人民安康。

硝烟散处，尽是春风。

李长生家的电视前，堆着两摞高高的杂志。《军事史林》等杂志，我爸一期不落都要看完。平时也总爱看中央4套的节目。”李长生二儿子李建迪收拾杂志，边回头笑着告诉记者。

李长生闻言，哈哈大笑：“看着国家越来越强大，我心里比啥都自豪，也圆梦了。”

墙上挂着的军装，虽然有些褪色，但依然笔挺。裱起的照片和文物盒在每天的精心擦拭下，一尘不染。“这些东西都由他自己收藏保管，不让人过问，他的军装也从来不让我洗。”李建笑着“抱怨”，老人在旁听了直乐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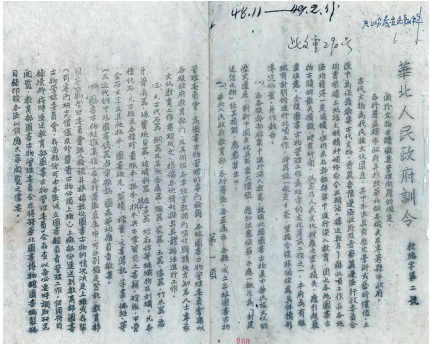
今年已97岁高龄的李长生只略微有些耳背，眼不花，身子硬朗，精神矍铄，经常蹬着三轮车到公园拉空竹，甚至今年2月份还在子女的陪同下去了趟武当山。

不过，最近李长生可忙坏了。经常有来访者听他讲述抗战故事，细怀那段烽火岁月。有时，他还会到冀鲁豫边区革命纪念馆、市抗日纪念馆等地当义务讲解员。

“今天的好日子，是无数人拿命换来的，不能忘掉那段历史。”李长生也爱讲抗战故事，他希望这份抗战精神永远传承下去。特别是学生，当孩子们在“微型博物馆”前聆听红色故事，老人总指着勋章说：“记住啊，这些亮闪闪的东西，都是血和伤疤换来的！”

文/图 记者 马源劼

1948年《关于文物古迹征集管理问题的规定》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正处于战略决战阶段，中国共产党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高度重视文化遗产保护。华北人民政府为应对战争对文物古迹的威胁，颁布《关于文物古迹征集管理问题的规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工作奠定了基础。

规定指出，此前虽已出台相关文物保护办法并取得一定成效，但因教育宣传不足，图书、古物、古迹散失损毁现象仍存。为此，华北人民政府制定十条统一规定，构建战时文物保护体系。主要包括：明确名胜古迹、名人故居等不可或不便移动的文物，由当地政府负责原地保管的保护原则；设立从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到县级的图书古物管理委员会，由教育、宣教部门联合地方专家及文化工作者组成，专职负责文物收集与保管；建立严格责任追究制度，严惩侵占文物、损毁古迹行为，表彰积极履职者；征集范围详细涵盖古代各类器具、化石、珍贵版本书籍等，确保文化遗产应收尽收；移交与保管环节，各行署、直属市应对征集文物鉴定等级，教育部检视后决定上缴或存留；上缴文物由教育部统一管理，存留文物由各区图书馆保管并定期报备目录，相关装运保管费用准予报销。

这份诞生于战火中的规定，以制度化手段减少战争对文化遗产的破坏。其确立的分级管理、责任追究、科学鉴定等原则，为现代文物征集管理体系提供了历史参照。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部分核心原则可追溯至此，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守护文化根脉的历史担当。

菏泽市档案馆 曹县档案馆 供稿

深挖“振铎遗风”内涵 助力黄河文化建设

本报讯（记者 马琳 通讯员 黄贤贵 曹立升）7月26日至28日，在定陶区仿山镇西周故国文化园《曹叔振铎传说》传承中心，我市有关曹国文化、地名研究专家以及《曹叔振铎传说》第三、四、五代传承人及当地群众代表，对“振铎遗风”进行研讨。

据了解，曹叔振铎是周朝时期曹国开国之君，在位30年。他奉行“上忠周室，下爱黎民”的国策，兴水利、种五谷，开路衢、倡贸易，惩恶扬善，尚俭朴，民风清纯，为陶地成为“天下之中”打下基础。去世后，被世人奉为有求必应的“曹天王”。“振铎遗风”是我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的重要内容，是指古曹国遗存的风俗教化，涵盖礼乐制度、民俗传统及艺术遗存，作为曹国文化符号存在于世。不仅在鲁西南地区，在全国很多地方都有较大影响。

据《曹叔振铎传说》代表性传承人曹恒顺介绍，“振铎遗风”的主

要内容是：忠于周室不分裂，发展农桑为民众，推广周礼讲文明，救苦救难惠子孙。传承、保护、利用“振铎遗风”与现实生活有着紧密关联和重要意义。研讨会归纳出四句话就是：爱国爱民有志气，发展经济有出息，讲究文明有规矩，为民服务要彻底。

曹恒顺告诉记者，“振铎遗风”也是“曹国遗风”“菏泽遗风”，研究曹国文化不能仅限于曹姓利人，此次研讨人员除了曹姓人外还有黄姓、马姓、韩姓等。研讨的目的是希望“曹国文化”能像“齐国文化”和“鲁国文化”一样大放异彩。

市区两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管理单位负责人对此次研究成果给予高度评价，并要求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的战略部署，建设黄河文化新高地，研究、保护曹国文化，传承、利用非遗项目《曹叔振铎传说》，发扬“振铎遗风”，打造鲁西南地区文化名片。

谢丽散文集《时间的光暖》研讨座谈会召开

本报讯（记者 毛慎洵）日前，由市作协、单县作协主办的谢丽散文集《时间的光暖》研讨座谈会在市文联召开。来自市委宣传

部、市作协、大众日报、大众网、菏泽日报的专家学者参加了此次研讨会。

谢丽现为单县县委宣传部干部，是山东省作协会员、菏泽市作协理事。其散文集《时间的光暖》于2024年9月由中国书籍出版社出版，全书收录了谢丽近年来创作的80余篇散文佳作，分为“挚爱在心”“生活深处”“且去读书”“竹杖芒鞋”四个篇章。作品以细腻温润的笔触，捕捉时间长河中那些闪光的片段——既有对童年老屋、故乡草木的深情回望，也有对城市街巷、寻常人物的观察记录。书中文字兼具新闻从



非遗剪纸 助力乡村振兴

近日，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鄆城剪纸代表性传承人杨秀玲正在展示其创作的剪纸作品。近年来，杨秀玲与30多名剪纸爱好者一起，组建了“鄆城剪纸艺术传承研究院”，加快推进“非遗+”创新融合，促进传统工艺融入现代生活，开拓手造文化产业，带动文旅产业发展，助力乡村振兴。

记者 李若生 摄

运刀之间见境界

——访单县木雕师宋云龙

7月22日，在单县园艺街道的“镜鑫轩”木雕工作室，宋云龙靠窗端坐，左手按压着一块实木坯料，布满老茧的右手熟练地切换各种塑刀。在他手下，木雕作品“长眉罗汉”的轮廓逐渐清晰。

木雕作为雕塑的一种，主要分为立体圆雕、根雕、浮雕三大类。2008年，木雕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使这一民间工艺焕发出新的光彩。

宋云龙的祖父曾是木工家具雕刻匠人，也是这门手艺的传承人。自幼耳濡目染，宋云龙对木雕艺术的热爱，令长辈们倍感欣慰。从河北邢台美院毕业后，宋云龙投身福建蓬勃发展的木雕行业。在福建的十多年间，他潜心钻研技法，技艺日益精湛。其间，他师从浙派工艺美术大师钱继忠，并学习吸收了海派玉雕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袁耀的创作理念，致力于将传统风格与现代技艺有机融合。

2018年，宋云龙在家乡单县创办工作室，创作之路不断拓宽。《渡江罗汉》《卧佛》《琴台夜月》代表作品风格独具，展现了他特有的木雕新风貌。“只要选材得当，万物皆可入雕。”宋云龙如此形容他的创作理念。在他看来，木雕工艺的精髓在于匠心独运，创作出理想的作品，最难把握的是那个微妙的“度”。

“这完全取决于‘雕’与‘刻’的功夫，”宋云龙解释道，“运刀时的微妙变化，呈现着创作者的心路历程和思想境界。”这要求他既要继承传统工艺，又要融合现代艺术精神，结合独到技法，运用写意形式，赋予每件作品更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在创作中国古代神话中的神兽“睚眦”时，为了刻画出其庄重的威严感，宋云龙翻阅了大量书籍资料。他运用浙派的独特手法，融入青铜器纹饰，结合玉雕“链子活儿”的绝妙技法，最终让他刀下的“睚眦”少了几分好斗，多了几分凛然正气，巧妙、气韵与生动跃然而出。

在宋云龙眼中，真正的匠心，是对传统的敬畏，更是对创新的勇气。变化的是不同时代下对手艺的理解和工艺品外观的改变，不变的是传统文化的根和内涵。“我一直在努力，希望让传统木雕融入现代审美，让更多人，特别是年轻人，能感受到这门老手艺的魅力，爱上木雕艺术。”宋云龙道出了他的心愿。



选材



木雕作品《真武大帝》